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四筆卷十二 十三則

宋 洪邁 撰

小學不講

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之六書周官保氏之職實掌斯事厥後浸廢蕭何著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吏以六體試之吏人上書字或不正輒有舉劾劉子正父子校中祕書自史籀以下凡十家序為小學次於六藝之末許叔重收集篆籀古文諸家之學就隸為訓注

謂之説文蔡伯喈以經義分散傳記交亂訛偽相蒙乃請刋定五經備體刻石立于太學門外謂之石經後有呂忱又集説文之所漏畧著字林五篇以補之唐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説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歳登下之而考功禮部課試貢舉許以所習為通人苟趨便不求當否大歴十年司業張参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至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又加九經字様補参之所不載晉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為一編並以考

正俗體訛謬今之世不復詳考雖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矣韓子曰凡為文辭宜畧識字又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安有不識字而能書蓋所謂識字者如上所云也予采張氏田氏之書擇今人所共昧者漫載於此以訓子孫本字從木一在其下今為大十者非休字衆人息於木陰加點者非美从羊从大今从犬从火者非匍字古者以車戰故軍从勹下車後相承作軍義無所取看字从手凡視物不審則以手遮目看之作看者

非揚州取輕揚之義从木者非梁从木作梁者非乾有干虔二音為字一體今俗分别作乹字音虔而乾音干者非尊从酋下寸作尊者非奠从酋从丌作奠者非夷从弓从大作夷者訛耆从旨作老下目者訛漆泰黍黎下並从水相承省作小今从小从小者訛決沖況凉盜並从水作冫者訛饑飢二字上穀不熟下餓也今多誤用至於果蓏韭之加草岡加山擕之作攜鉏作鋤惡作悪霸作覇筍作笋顏作顔髭須加髟或从水秘从禾莆作蒲

寶从尓趨从多衡合从角从大而从魚啓从又及弋肇从文徹从去𪊨作鹿𧏡作虫墮許規反俗作墯又以為惰幡作憣怪為恠關為閞炙从夕間从日功从力茲合从二玄而作茲升作廾兆从北妬从户姦為奸纛从毒杏作否寃上加點鄰作隣年从午互作乎元从點舌从千蓋作盖京作亰皎从日次从冫鼓从皮潛譖僭从替出作二山覺从與游於以方為才皁為皂曷為昌匹為疋收作収叙作敘臥从臣从人而以人為卜𢧜从戊已

之巳而以為巳几作凡亢作允館作舘覽作覧祭合从月从又而作祭瞻作瞻緜从衣瑤从缶徧作遍徼作僥漾作漾琴瑟之弦从糸輕作軽如是者皆非也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穎曰惶恐之辭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皇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

任昉奏彈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掊漢史所書而引王隱晉書庾純自劾以謂然以主為句則臣當下讀殊為非是不知所謂某人即主有何義哉

景華御苑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困於崇寧後監洛南稻田務嘗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明年春監修大

内閣官容佐取以為景華御苑德符不知也至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游園内坐梅下賦詩其詞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間小憩籍清影低顰啄微酸故人不可見春事今已闌繞樹尋履跡空餘土花斑次日佐入園見地上馬糞知為德符是時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嘗謁之佐即具奏劾以擅入御苑作踐有旨勒停家素貧傳食於諸賢之舍久乃歸陽翟德符没於靖康官卑不應立傳予詳考本末為特書之頗憶此段事擬載於

傳中以悼君子之不幸且知馬永卿懶真錄中有之而求不可得漫紀于此

州陞府而不為鎮

州郡之名莫重於府雖節鎮不及焉固未有稱府而不為節度者比年以來陞蜀州為崇慶府劒州為隆慶府恭州為重慶府嘉州為嘉定府秀州為嘉興府英州為英德府蜀劒既有崇慶普安軍之額而恭嘉以下獨未然故幕職官仍云某府軍事判官推官大與府不相稱

皆有司之失也信陽軍一小壘耳而司戶叅軍銜內帶兼節推尤為可笑頃在中都時每為天官主者言之云亦不必白朝廷只本案檢舉改正申知足矣乃曰久例如此竟相承到今文安公嘗為左選侍郎是時未知此也

漢唐三君知子

英明之君見其子有材者必愛而稱之漢高祖謂趙王如意類己欲以易孝惠以大臣諫而止宣帝以淮陽王

欽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數嗟嘆曰眞我子也常有意欲立爲嗣而因太子起於微細且早失母故弗忍唐太宗以吳王恪英果類我欲以代雉奴其後如意爲呂母所戕恪爲長孫無忌所害欽陷張博之事殆於不免此三王行事無由表見然孝惠之仁弱幾遭呂氏之覆宗孝元之優柔不斷權移於閹寺漢業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爲李氏禍尤慘其不能繼述固已灼然高祖宣帝太宗蓋本三子之材而言之非專指其容貌

也可謂知子矣彼明崇儼謂英王哲（即中宗也）貌類太宗張説謂太宗畫像雅類忠王（即肅宗也）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中宗之視太宗天壤相隔矣漢成帝所幸妾曹宮產子曰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況於嬰孺之狀耶

當官營繕

元豐元年范純粹自中書撿正官謫知徐州滕縣一新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而寢室未治非嫌於奉已

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是時新法正行御史大夫如
東濕雖任二千石之重而一錢粒粟不敢輒用否則必
著冊書東坡公歎其廉適為徐守故為作記其略曰至
於宮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
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為儉陋尤諱
土木營造之功欹仄腐壞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
何義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士媢疾以惡之恭覽國
史開寶二年二月詔曰一日必葺昔賢之能事如聞諸

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墮壊弗即繕修因循歲時以至頹毀及僝工充役則倍增勞費目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治所廨舍有無隳壊及所增修著以為籍迭相符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歷損壊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太祖創業方十年而聖意下逮克勤小物一至於此後之當官者不復留意以興仆植僵為務則暗於事體不好稱人之善者往往翻指為妄作名

色盗隱官錢至於使之束手諦避忽視傾陋遠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殊不思貪墨之吏欲為姦者無施不可何必假於營造一節乎

治歴明時

易革之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魏晉而降凡及禪代者必據以為說案漢轅固與黄生爭論湯武於景帝前但評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為證卦之象曰君子以治歴明時其義了不相涉偃孫頗

留意歴學云按唐一行大衍歴日度議曰顓帝歴上元甲寅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湯作殷歴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歴也至於三統之建夏以寅為歳首得人統殷以丑為得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為得天統此謂明時也其革命之說劉歆作三統歴及譜引革彖湯武革命又曰治歴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前又引逸書曰先其革命顔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

推此而伸之所云革命蓋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況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歷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為歷甚明考其上句尤極顯白然諸儒贊易皆不及此王弼亦無一言

仕宦捷疾

唐傳遊藝以期年之中歷衣青緑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國朝惟緑緋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别有六庶僚黑角帶佩金魚未至侍從

而特賜帶者為荔枝五子不佩魚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鞓黑犀帶佩魚權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橫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魚謂之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團毬文帶俗謂之笏頭者是也其敘如此若猛進躐得者則不然紹興中宋樸自侍御史遷中丞施鉅自中書檢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謝日拜執政樸鉅以緋仲熊

以緑服紫之次日而賜毬文帶蓋侍從以下俟正謝乃易帶而執政命才下即遣中使齎賜遂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捷疾矣若李綱則又異於是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謝閒靖康元年正月四日胡騎將至京城綱以邊事求見宰執奏事未退綱語知閤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辯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

時宰執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請固守上曰誰可將者綱曰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白時中乞以為禮部尚書綱曰亦只是侍從即命除尚書右丞綱曰臣未正謝猶衣綠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賜袍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此為不經緋紫而極其服章未之有也

詞臣益輕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自翰林罷補

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之後乃始為龍圖

紹興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

辭不為者乃為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吕

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為宰相所不樂者猶得

侍讀學士劉元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為樞密直

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為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

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英修撰

而止耳

夏英公好處

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歷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處夏蒄之叛英公為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福自懐遠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踞險置伏要其歸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茍違節度雖有功必斬福竟為賊誘没于好水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

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神宗用人

神宗用人進退遲速不執一端苟其材可任則超資越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惜名器也宋琪自員外郎以正月擢拜諫議大夫三月參知政事太宗將用李昉時昉官工部尚書七月特遷琪刑書遂並命為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歲中至此石熈載以太平興國四年正月自右補闕今朝奉郎為兵部員外郎今朝請郎樞密直學士才七

日簽書院事四月拜給事中今通議大夫為副樞十月遷刑部侍郎今正議六年遷户部尚書今銀青光禄為使八年罷為右僕射今特進特從初至此五歳用今時階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為特進也當日職名唯有密直多從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張齊賢王沔皆自補闕直史舘遷郎中充學士越半歳並遷諌議簽樞温仲舒寇凖皆自正言今承議郎直舘遷郎中充職二年並為樞密副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本官充職越三月同知密院錢若水自同州推

官入直史館踰年擢知制誥二年除翰林學士遂以諫議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昉罷相後只居京師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年七十二矣思白樂天洛中九老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諫

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昂與昉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為宴集會蜀冦起而罷其中兩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豐耆英所無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耋老康寧相與燕嬉於升平之世而雅懷弗遂造物豈亦吝此耶

李文正兩罷相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為集賢史館相端

拱元年爲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黄中草制罷爲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黄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爲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爲辭斯爲得體上然之其詞略云端揆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聞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揔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霪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

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臨詞云爕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茍或依違在位啓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効宜數朝㫖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為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如

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蓋用此云

容齋四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四筆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伍士鵬

容齋四筆卷十二 二十四則

宋 洪邁 撰

科舉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煩姦偽滋熾唯科場最然其尤者莫如銓試代筆有禁也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之元未嘗致法吏部長貳簾試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兒戲抑又甚焉議論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風如決流偃草未嘗少革或以謂失於

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思所任之人渠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謗先集于厥身矣開寶中太子賔客邉光範掌選太廟齋郎李宗訥赴吏部銓光範見其年少意未能屬辭語之曰苟授筆成六韻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曰非唯學詩亦嘗留心詞賦即試詩賦二首數刻而就甚嘉賞之翌日擬授秘書省正字今之世寧復有是哉

宰執子弟廷試

太宗朝吕文穆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薦名既廷試與李文正公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國史許仲宣傳云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吕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即宰相昉之子蒙亨參知政事蒙正之弟扶鹽鐵使明之子上曰斯並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也皆下第正此事也仲宣時為度支使仁宗朝韓忠憲公億為參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

唐質肅公介參政子義問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祕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柄國而子熺孫塤皆於省殿試輙冠多士者異矣

國初救弊

國朝削併僭偽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賴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選張齊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事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錮送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

十五六齊賢至蘄州見南劒州吏送罪人者索得州帖視之二人皆逢販私鹽者為荷鹽籠得鹽二斤又六人皆常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户嘗於主家塘内以錐剌得魚一斤半並杖脊黥面送闕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慮問如顯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嘗市得牛肉并家屬十

二人悉詣闕而殺牛賊不獲齊賢憫之即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減大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齊賢改爲其利民如此齊賢以太平興國二年登科六年爲使者八年還朝由密學拜執政可謂迅用也

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玄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褚遂良書名字與新史

傳同予記先公自燕還有房碑一冊于志寧撰乃玄齡孛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藏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亦不存矣

二朱詩詞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為黃州教授有詩云官閒無一事胡蝶飛上堦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遂為知己中書舍人新仲翌其次子也有家學十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枝亞者朱希真見而書諸扇令

人遂以爲希真所作又有摺疊扇詞云宮紗蜂趕梅寶扇鸞開翅數摺聚清風一捻生秋憶搖搖雲母輕裊裊瓊枝細莫解玉連環怕作飛花墜公親書藁固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載於于湖集中其詠五月菊詞云玉臺金盞對炎光全似去年香有意莊嚴端午不應忘却重陽菖蒲九節金英滿把同泛瑶觴舊日東籬陶令北窓正傲羲皇淵明於五六月高臥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用此事於五月菊詩家嘆其精切云

金剛經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剛經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其四句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予博觀它本頗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云一切有為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而不能見如來之下更有四句云彼如來妙體即法身諸佛法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陳天竺三藏真諦譯云如

如不動恒有正說應觀有為法如暗翳燈幻露泡夢電雲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為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唐三藏玄奘譯云諸和合所為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諸以色見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能當見我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所識故彼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菩提本同而後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

四句與玄奘本同予案今人稱云如東坡以名堂者謂夢幻泡影露電也而此四譯乃知有九如大般若經第八會世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玄奘所譯同

四蓮華之名

嗢鉢摩華青蓮華也鉢特摩華亦云波頭摩赤蓮華也拘毋陁華亦云俱物頭亦云俱牟陁紅蓮也奔茶利華亦云芬陁利白蓮也堵羅綿柳絮之類即兠羅綿也

黑法白法

安立黑法感黑異熟所謂地獄傍生鬼界安立白法感白異熟所謂人天安立黑白法感黑白異熟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熟所謂預留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

多心經偈

多心經偈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僧揭諦菩提薩摩訶又有大明呪經鳩羅什所譯曰竭帝竭帝波羅竭

帝波羅僧竭帝菩提僧莎呵

天宮寶樹

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准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非塵世所有也

白分黒分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黒分白前黒後合為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十五日覆月都盡是名黒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足圓滿是名白半

月雙閏雙

十五夜為半月兩半月為一月三月為一時兩時為一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雙此由閏故以閏月兼本月此謂月雙非閏雙也以五年再閏為閏雙

踰繕那一由旬

數量之稱謂踰繕那四十里也毗曇論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

七極微塵

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為銅上塵七銅上塵為水上塵七水上塵為兎毫上塵七兎毫上塵為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成一蠁遊塵七蠁遊塵成一蟣七蟣成一虱七虱成一穬麥七穬麥為一指三十四指為一肘四肘為一弓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

其恩延及祖廟者絶鮮亦未嘗至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唐末五季宰輔貴臣始追榮三代國朝因之李文正公昉本工部郎中超之子出繼從叔紹昉再入相表其事求贈所生父祖官封詔贈祖温太子太保祖母權氏莒國太夫人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

執政贈三代不同

文臣封贈三代自初除執政外凡轉廳皆不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舊法又不如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琳父神道碑歷叙恩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為太子少師在政事遷左丞轉一官又贈太子太師罷為資政殿學士又贈太師中書令為宣徽北院使又贈兼尚書令則是轉官與罷政亦褒贈而自宫師得太師中令更為超越它或不然

唐孫處約事

新唐書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傾産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俊曰丈夫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

為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後濟居吏部處約以瀛州參軍入調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才一卷不應重複如此可謂冗長本出韓琬所撰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貞觀中為齊王祐記室祐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誅太宗得其書擢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亦為中書舍人永徽三年拜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若如兩傳所書大為不合韓琬之説誠謬

史氏又失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為宣城一以為江都豈宣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書儒林傳欲詳記經學師承故序列唯謹然夏侯勝京房又自有傳儒林云勝其先夏侯都尉以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而本傳又云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儒林言房受易梁人焦

延壽以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譖誅凡百餘字而本傳
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説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
為石顯告非謗政治誅此兩者近於重複也若其它張
禹彭宣王駿倪寬龔勝鮑宣周堪孔光李尋甞賢玄成
薛廣德師丹王吉蔡誼董仲舒眭孟貢禹疏廣馬宮翟
方進諸人但志姓名及所師耳

漢人坐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眭孟上書言有從匹

夫為天子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祆言惑衆伏誅案孟之妄發其死宜矣宣帝信任宦官蓋寛饒奏封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亦坐死考其所引亦不為無罪楊惲之報孫會宗書初無甚怨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張晏釋以為言朝廷荒亂百官謟諛可謂穿鑿而廷尉當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予熟味其詞獨有所謂君

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盖宣帝惡其君喪送終之喻耳莊助論汲黯輔少主守成武帝不怒實係於一時禍福云賈誼劉向談說痛切無忌諱文成二帝未嘗問焉隨筆紀之矣

樞密書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叅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後來執政入樞府皆不得提舉修書非故事也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今世士大夫既貴不可復賤淳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璨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以知州遂就從通判同時有羅延吉者既知彭祁絳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朿郭知楚鄆二州會秦王廷美遷置房州詔崇儀副使閻彥進知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既知戎淄二州而通判棣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李

至守洛都表為通判久之柴禹錫鎮涇州復表為通判
連下遷而皆非貶降近不復有矣

范正辭治饒州

范正辭太平興國中以饒州多滞訟選知州事至則宿
繫皆决遣之胥史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
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
之興妻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庭辯其事正辭曰東南諸
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揺苟失控馭則臣無待

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官充江南轉運副使饒州民甘紹者為羣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將死正辭寀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掩捕之盜覺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矟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仆之餘賊渡江散走被傷者尚有餘息傍得所弃贓按其姦狀伏法十四人皆得釋此吾鄉里事而郡人多不聞之

榮王藏書

濮安懿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于邸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綽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其子淮安郡王仲糜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帙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帙之目如是所謂七千卷者爲不誣矣三館祕府所未有也盛哉

秦杜八六子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凝黄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為名流推激予家舊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公蓋效之似差不及也

容齋四筆卷十三

容齋四筆卷十四 十四則

宋　洪邁　撰

祖宗親小事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衛尉少卿時羣官有負宿譴者率寘散秩會置考課院每引對多泣涕以不免飢寒為請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頴州副使臣之願也上曰朕自知卿無何復舊官踰月拜參知政事上留意金穀之務一日盡召三司吏李

溥等對於崇政殿詢以計事利害溥等願給筆札於是二十七人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鹽鐵使陳恕等議其可否遣知雜御史監議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亦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卿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詢問旋以職事曠廢上召而責之始頓首謝王賓以供

奉官充亳州監軍妻極妬悍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所妻擅至亳州寘具以白上上召見其妻詰責俾衛士交捽之杖一百配為忠靖卒妻一夕死陳州民張矩殺里中王裕家兩人知州田錫未嘗慮問又詣闕訴寃遣二朝士鞫之皆云非矩所殺裕家寃甚其子福應募為軍因得見曰臣非欲隸軍蓋家寃求訴耳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寘矩于法二朝士皆坐貶錫洎通判郭渭謫為海郢州團練副使饒州卒妻訴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

辭庭辯且夫引見散秩庶僚而容其各各有請三司胥吏而引對正殿命以官爵聽其所陳一州都監而得自上奏至召其妻責辱之一卒應募而得入見遂伸家冤為貶責吏萬幾如是安得不理今之言典故者蓋未能盡云

王居正封駮

紹興五六年間王居正為給事中時王繼先方以醫進中旨以其壻添監浙江稅務録黄過門下居正封還高

宗批三省將上及二相進呈聖訓云卿等亦嘗用醫者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縑帛隨大小效驗以答其勞上曰然則朕宮中用醫反不得酬謝邪文字闕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書讀丞相退即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給事不必固執居正唯唯遂請對上語如前而玉色頗厲居正對曰臣庶之家待此輩與朝廷有異量功隨力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徒以技術庸流享官榮受禄

俸果為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使其應奉有効僅能塞責而已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員闕誠為未善臣不願陛下輙起此門上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降旨揮更不施行居正之直諒有守高宗之聽言納諫史録中恐不備載故敬書之

邁頃聞之於張九成

王元之論官冗

省官之説昔人論之多矣唯王元之兩疏最為切當其

一云臣舊知蘇州長洲縣自錢氏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是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千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其二云開寶中設官至少臣占籍濟上未及第時止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户一人孫貢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監軍監酒榷税

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祖税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觀此二説以今言之何止於可為長太息哉

梁狀元八十二歳

陳正敏遯齋閒覽梁灝八十二歳雍熈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歳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祕書監卒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

以爲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遯齋之妄不待攻也

太宗恤民

曾致堯爲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歳所部秋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逋負請各按賞罰

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特甚致堯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倍加安撫勿得騷擾是事必已編入三朝寶訓中此國史本傳所載也

潘游洪沈

紹興十三年勑令所進書删定官五員皆自選人改秩潘良能李成游操存誠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祕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館供職少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旦增

四同舍而姓皆從水傍嬉有一句願諸君為對之以成三館異日佳話即云潘游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詞賞歎竟無有能對者予因記筆談所載元厚之絳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為不然及熙寧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繹和叔鄧綰文約楊繪元素名皆從糸始悟兄弟之説欲用絳繹繪維綰綸縡為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果同否也

舞鷗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絶有同者列子黄帝篇云海上之人有好漚音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上人有好蜻蜻蜓也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

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説如出一手也

郎中用資序

國朝官制既行除用職事官不問資序高下但隨階品而加行守試以賦禄郎中員外郎亦自為兩等頗因履歷而授之後來相承必欲已關陞知州資序者為郎中於是拜員外郎者具攺官後實歷歲月申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滿入考則陞知州乃正作郎中別命詞給告頃常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已高且為員外候

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大性自浙東提刑除吏部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閎自大府丞除都官岳震自將作少監除度支其告内即云郎中與元指揮戾矣

臺諫分職

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彦若為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郡有司較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

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祕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為非也元祐初孫覺為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

虞恚不避捕從者笞擊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弃蔑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法吏自恣請得論罷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職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貞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劉在貞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采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貞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爲館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四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邁常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愀張於治具數貞元之朝士獨憐留落之孤蹤以德壽慶典曾任兩省官者遷秩蒙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當時敢齒貞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賡至德之中興充永思陵橋道

頓遞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貞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貞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文華閣直學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真貞元朝士之餘夔當淳熈中雖為侍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為未穩貼也

表章用兩臣字對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説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㫖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為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覩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稍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潁州表云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汪謝徽州云謂

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為陸藻謝給事中云知臣椎鈍無他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滋久故亟陞法從之班為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令入城降詔奬諭表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鄧攸之無後憐臣肺肝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者劉夢得代竇羣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恕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倩作文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壘亦輙云

知臣察臣之類眞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夢得數表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巴賨不聞善最恩私忽降慶抃失容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有漢武天人之姿稟周成叡哲之德發言合古舉意通神

委用得人動植咸恱理平之速從古無倫㣲臣何幸獲
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嵗策名德宗尚文擢為御史出
入中外歴事五朝累承恩光三換符竹分憂之寄禄秩
非輕而素蓄所長効用無口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
今逢聖朝豈患無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
訖伏以地在江淮俗參吴楚災旱之後綏撫誠難謹當
奉宣皇風慰彼黎庶久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聖慈俯
賜昭鑒首尾叙述皆與他人表不同其夔州汝州同州

蘇州諸篇一體邁長子樺常稱誦之及為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一表其詞云臣邁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平州者一麾出守方切兢危三命滋共弗容控避仰皇天之大造扣丹地以何言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叡知有臨神武不殺慕舜之孝見堯於墻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徧覆明見萬里將大混於車書子來庶民更精求於岳牧臣家本儒素時無令名濫竽宏博之科稅駕清華之地瀛山抱槧郎省握蘭在紹

興之季年汚記注於右史龍飛應運鳳歴紀祥不遺細微兼取愚頑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閒之歡雖宿命應仙許暫來於天上而塵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千石之寄末緣金華郡還紬石室書從珍臺閒館之游勸廣厦細旃之講真拜學士號名私人受九重知己之殊極三入承明之幸使與大議不專斯文而臣弱羽不足以當雄風蹇步不足以勝重任上恩惜其終棄左符寵其餘生李廣數奇徒羨侯於校尉

汲黯妄發敢歎薄於淮陽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
上訖伏以郡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隣淮右今謂壯藩謹
當宣布恩威奉行寛大求民之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
雖弗賢長城於李勣清心省事敢不避正堂於蓋公庶
幾固結本根少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具步驟然視昔所
作猶覺語煩

陳簡齋葆真詩

自崇寧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於

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庠序之間以詩為諱政和後稍復為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絶句擢寘館閣嘗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蕤真宫池上避暑取緑陰生晝靜分韻賦詩陳得靜字其詞曰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邊有此萬荷柄是身唯可懶共寄無盡興魚游水底涼鳥語林間靜談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金贈聊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柳色

幾衰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具贈邂逅一尊酒它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煙艇詩成出示坐上皆詫為擅塲朱新仲時親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寫也

仙傳圖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底荒唐謬悠殊不能略考引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儀鳳二年孝武皇帝閒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遣使獻香案儀鳳乃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

唐睿宗紀年名而誕妄若是自餘山經地志往往皆然近世士大夫采一方傳記及故老談說競為圖志用心甚專用力甚博亦不能免牴牾高夔守襄陽命僚屬作一書其叙歷代法革云在周為楚鄧鄾諸國据左傳鄾乃鄧邑後巴人伐楚圍鄾蓋楚滅鄧故亦來屬元非列國也又引左傳蔓成然事以蔓為國据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所謂蔓國也

容齋四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四筆卷十五 十五則

宋 洪邁 撰

徽廟朝宰輔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頗采公議與為異同若宰相則趙清獻挺之張無盡商英鄭華原居中劉文憲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賔老温益禹弼劉逵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録康國定元祐黨籍看

詳講議司編彙奏牘皆深預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浸為崖異徽宗察京專愎陰令狙伺其姦蓋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取部内好官自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國曰並塞當擇人以紓憂顧奈何欲私所善乎乃隨闕選用定為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知之具以奏益鎮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遭侵困因愛莫助之圖遂為京用至中書侍郎乃時有立異京一日除監司郡守十人將進畫益判其後曰收京使益所厚

中書舍人鄭居中問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邪令丞相所擬十人共皆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遂以附京至中書侍郎京去相遽首勸上碎元祐黨碑寛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釐正之蒙在政地上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上頷首且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凡此數端皆見於國史本傳

教官掌牋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啓委教授因而餉以錢酒予官福州但為撰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牋啓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兩篇每以自愧鄒忠公為頴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興龍節致語辭不為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范公敬謝之前輩風節可畏可仰如此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寓於三橋西沈亮功主簿之館沈以予買飯于外謂為不便自取家饌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扣旅食大槩具為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曰為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激賞而去汪聖錫為秘書少監每食罷會茶一同舍輙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宰予晝寢於予與何誅衆未有言汪曰有一對雖於今事不切然却是一个出處云子貢方人夫我則

不暇同舍皆合詞稱美

北郊議論

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為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欽臣孔武仲杜純各為一說逮蘇軾之論出於是羣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

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二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六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於禁中望祀軾皆辟之以為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千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昌齡之議最為簡要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

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冀其格今祭地於圓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求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討論濫賞詞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

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歎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作箇閒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為相以自崇寧以來創立法度例有汎賞如學校茶鹽錢幣保伍農田居養安濟寺觀開封大理獄空四方邊事御前內外諸司編勑會要學制禮制道史等書局掖庭編澤行幸曲恩諸色營繕河埽功役採石木柀花石等綱祥瑞禮樂兩城所公田伎術伶優三山永橋明堂西內八

寶元圭種種濫賞不可勝述其曰應奉有勞獻頌可采職事修舉特授特轉者又皆無名直與及白身補官選人改官職名礙格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功人等每事各為一項建議討論又行下吏部若該載未盡名色並合取朝廷指揮臨時參酌追奪事件遂為畫一規式有至奪十五官者雖公論當然而失職者胥動造謗浮議蜂起無名子因改坡語云清要無因舉選艱辛繫書錢須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

心中悶部中身雖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誰真不如歸去作箇齊民免一回來一回討一回論至大字書寫貼於内前墻上邏者得之以聞是時偽齊劉豫方盜據河南朝論慮或揺人心亟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為臺諫所攻今章且叟奏藁中正載彈疏竟去相位云

尺八

唐盧肇為歙州刺史會客于江亭請目前取一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遥望漁舟不濶尺八有姚巖

傑者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語載於摭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南回向寺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來乃玉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可將此付汝主僧進於玄宗特取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孫夷中仙隱傳房介然專吹竹笛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壙亦謂此云尺八之為樂名今不復有呂才傳云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

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即召才參論樂事尺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曉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三給事相攻

元祐中王欽臣仲至自權工部侍郎除給事中爲給事姚勔所駁而止大觀中陳亨伯自左司員外郎擢給事中爲權官蔡嶷所沮而出政和末伯祖仲達在東省以疾暫謁告兩日張天覺復官之命過門下第四廳給事

方會論為畏繳駁之故所以託病遂罷知滁州

朱藏一詩

政和末老蔡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過七十與少宰王黼爭權相傾朱藏一在館閣和同舍秋夜省宿詩云老火未甘退稚金方力征炎涼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士互興譖言以為嘲謗其後黼獨相館職多遷擢朱居官如故而和人菊花詩云紛紛桃李春過眼成枯萎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或又譖於黼以為

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為閙藍

蔡京輕用官職

蔡京三入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緣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通奉大夫張商英為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襄為延康殿學士顯模閣待制李圖南為述古殿學士寶文閣待制蔡薿顯謨閣待制葉夢得並為龍圖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張近通奉大夫錢即右

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為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葉祖洽為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緼為天章閣待制朝散郎俞㮚朝議大夫曾孝序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肇大中大夫孫鼛朝議大夫王覺右文殿修撰陳暘並為顯謨閣待制朝請郎蔡懋中奉大夫龎恭孫朝請郎洪彥昇並為徽猷閣待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赦天下仍復推恩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太祖有天下將收藩鎮威柄故漸行改革至於位至侍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宫官次但居環衛鳳翔王晏為太子太師安遠武行徳為太子太傅護國郭從義為左金吾上將軍鳳翔王彥超為右金吾上將軍定國白重贊為左千牛上將軍保太楊廷璋為右千牛上將軍靜難劉重進為羽林統軍若符彥卿者以太師中書令天雄節度使直罷歸洛八年不問亦不別除官其廟謨雄斷如是靖康初以戚里冒政宣恩典多建節鉞

乃稽用此制錢景臻以少傅安武節度劉宗元以開府儀同三司鎮安節度並為左金吾上將軍范訥以平涼劉敷以保信劉敏以保成張楙以嚮德王舜臣以岳陽朱孝孫以應道錢忱以瀘川節度並為右金吾上將軍自後不復舉行矣

宰相任怨

宰相欲收士譽使恩歸已故只以除用為意而不任職及顯有過舉者亦不肯任怨稍行黜從文惠公在相位

嘗奏言今之監司郡守其無大過者臺諫固不論擊但其間實有疲懦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轉為民害臣欲皆與祠禄理作自陳監司或就移小郡庶幾人有家食之資國無曠官之失孝宗欣然聽許於是湖南轉運判官任詔改知復州廣東提舉鹽事劉景改知南雄州時太常丞關監左藏庫許子紹欲得之公以大超越諭使小緩子紹宛轉愈力乃白其事出通判靜江府議者私謂若如此則是廟堂而兼臺諫之職殊不思進賢退不肖

真宰相之事耳欲擬宫觀三四人未暇而去位予紹之出遂織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國子録吴仁傑居職未久便欲求遷奏罷歸吏部注簽判亦此意也

四李杜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為相守正為梁冀所殺故掾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埶專歸宦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有帝欲不諦之語桓帝得奏震怒逮雲下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

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言亦稱為李杜靈帝再治鉤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凡四李杜云

渾脫隊

唐中宗時清源尉吕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幕遮旗鼓相當騰逐喧

譟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讙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焉書聞不報此葢并論潑寒胡之戲唐史附於宋務光傳呂元泰竟亦不顯近世風俗相尚不問公私宴集皆為耍曲耍舞如勃海樂之類殆猶此也

歲陽歲名

歲陽歲名之説始於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彊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

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自後唯太史公歷書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閼逢為焉逢旃蒙為端蒙柔兆為游兆彊圉為彊梧著雍為徒維屠維為祝犂上章為商橫重光為昭陽玄黓為橫艾昭陽為尚章大荒落為大芒落協洽為

汁洽涒灘為汭漢作噩為作鄂閹茂為淹茂大淵獻困敦更互赤奮若乃為赤奔若此蓋年祀久遠傳寫或訛不必深辨但漢武帝太初元年太歲丁丑而以為甲寅其失多矣爾雅又有月陽月名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寎四月為余五月為皐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考之

典籍唯歷書謂太初十月為畢聚離騷云攝提正干孟
陬左氏傳十月曰良月國語至于玄月它未嘗稱引郭
景純注釋云自歲陽至月名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
論蓋不可强為之說非若律書所言二十八舍十母十
二子猶得穿鑿傳致也資治通鑑專取歲陽歲名以冠
年不可曉解殊不若甲子至癸亥為明白爾韓退之詩
歳在淵獻牽牛中王介甫字說言彊圉自餘亦無說左
傳所書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

歲在陬訾之口歲五及鶉火歲在顓帝之虛歲在豕韋歲在大梁皆用歲星次舍言之司馬倬跋溫公潛虛其末云乾道二年歲在柔兆閹茂玄默執徐月極大淵獻日謂丙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歲名施於月日尤為不然漢章不自為文殆是僚寀強解事者所作也

官稱別名

唐人好以它名標牓官稱今漫疏於此以示子姪之未能盡知者太尉為掌武司徒為五教司空為空土侍中

為太師散騎常侍為小師御史大夫為亞台為亞相為司憲中丞為獨坐為中憲侍御史為端公南牀横榻雜端又曰脆梨殿中為副端又曰開口椒監察為合口椒諫議為大坡大諫補闕今司諫為中諫又曰補袞拾遺今正言為小諫又曰遺公給事郎為夕郎夕拜知制誥為三字起居郎為左螭舍人為右螭又並為修注吏部尚書為大天禮部為大儀兵部為大戎刑部為大秋工部為大起吏部郎為小選為省眼考功度支為振行禮部為

小儀為南省舍人令曰南宮刑部為小秋祠部為冰柄
廳比部為比盤又曰昆脚皆頭屯田為田曹水部為水
曹諸部郎通曰哀鳥依鳥太常卿為樂卿少卿為少常
奉常光禄為飽卿鴻臚為客卿騑卿司農為走卿大理
為棘卿評事為廷平將作監為大匠少監為少匠秘書
監為大蓬少監為少蓬左右司為都公太子庶子為宮
相宰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為曹長
御史拾遺為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贊府贊公尉

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見前筆

容齋四筆卷十五

容齋四筆卷十六 十二則

宋 洪邁 撰

漢重蘇子卿

漢世待士大夫少恩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蓋以其奉使持節褒勸忠義也上官安謀反武子元與之有謀坐死武素與上官桀桑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宣帝立録羣臣定策功賜爵闗内侯者八人劉德蘇武食邑張宴曰舊闗

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德宗室俊彥故特令食邑帝閔武年老子坐事死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曰前發匈奴時胡婦實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稱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將軍皆敬重武後圖畫中興輔佐有功德知名者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而武得預武終於典屬國蓋以武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縶留絕漠十五年能致

顯仁皇太后音書蒙高宗皇帝有蘇武不能過之語而厄於權臣歸國僅陞一職立朝不滿三旬訖於竄謫南荒惡地長子停官追誦漢史可謂痛哭者已又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還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即時召待詔數進見復為典屬國然則豫定策時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昔賢為卒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特謂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為之不以為異魯哀公時吳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杜預云卒終也謂於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此蓋後世斫營劫寨之類而

有若亦為之齊伐魯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謂雖年少能用命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杜預云言能以義勇也皆孔門高弟而親卒伍之事後世豈復有之

兵家貴於備豫

晉盜盧循據廣州以其黨徐道覆為始興相循寇建康以為前鋒初道覆遣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

旬日而辦蕭衍鎮雍州以齊室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竹沉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吕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衍既起兵出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櫓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魏太武南伐盱眙太守沈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魏攻之三旬不拔燒攻具退走古人如此者甚多道覆雖失所從為畔涣之歸然其事固可稱也

渠陽蠻俗

靖州之地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城州元豐四年仍建為誠州元祐二年廢為渠陽軍又廢為寨五年復之崇寧二年改為靖州始時渠陽縣為治所後改屬沅州而治永平其風俗夐與中州異蠻酋自稱曰官謂其所部之長曰都幙邦人稱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則加冠巾餘皆椎髻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曾殺人者謂之能婦人徒跣不識鞋履以銀錫或竹為釵其長尺有咫適以

班細布為之裳紀歲不以建寅為首隨所處無常月要約以木鐵為契病不謁醫但殺牛祭鬼率以刀斷其咽視死所向以卜多至十百頭凡昏姻兄死弟繼姑舅之昏他人取之必賄男家否則爭甚則讎殺男丁受田於酋長不輸租而服其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貸易之逋甲不能償則掠乙以取直謂之準擊長少相犯則少者出物謂之出面言語相誣則虛者出物謂之裒口田丁之居峭巖重阜大率無十家之聚遇讎殺則

立栅布棘以受之各有門欵門欵者猶言伍籍也借牛綵於鄰洞者謂之拽門欵方爭時以首博首獲級一二則潰去明日復來必相當乃止欲解仇則備財物以和謂之陪頭煖心戰之日觀者立其傍和勸之官雖居其中不敢犯也敗則走謂之上坡志在於掠而不在於殺則震以金鼓而挺其一隅縱之逸謂之趖敗者屈而歸之掠其財而還其地謂之入地兵器有甲冑標牌弓弩而刀之鐵尤良弩則傳矢於弦而偏架之謂之偏架弩

其利俗中土神臂弓雖暑濕亦可用凡仇殺雖微隙必
發雖昔釁必報父子兄弟之親不避也子弟為士人者
隷於學雠殺則歸罷則復來荆湖南北路如武岡桂陽
之屬猺民大略如此

寄資官

内侍之職至于幹辦後苑則為出常調流輩稱之曰苑
使又進而幹辦龍圖諸閣曰閣長其上曰門司曰御藥
曰御帶又其上為省官謂押班及都知也在法内侍轉

至東頭供奉官則止若幹辦御藥院不許寄資當遷官則轉歸吏部司馬公論高居簡云舊制御藥院官至内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今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竊議言之詳矣後乃不然遠其遷帶御器械可帶階官然後盡還所寄之資至於宣政宣慶諸使遥郡防團觀察其高者為延福宮景福殿承宣使頃在樞密行府有院吏兵房副承旨董球於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尚未有正官至四月予接伴人使回球通刺字來謁已轉出為武顯大

夫問其何以遽得至此曰副尉青比附武顯郎後用賞故爾蓋亦寄資也

親王帶將仕郎

薛氏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皇第五男友雍封賀王及友珪簒位以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為銀青光祿大夫撿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仕郎仍試銜初品雖典章掃地之時恐不應爾也

郡縣用陰陽字

山南為陽水北為陽穀梁傳之語也若山北水南則為陰故郡縣及地名多用之今畧叙於此山之南者如嵩陽華陽恒陽衡陽鎮陽岳陽嶧陽夏陽城陽陵陽岐陽首陽營陽咸陽櫟陽宜陽山陽屬河內郡大行在北廣陽辟陽河陽魯陽黎陽樅陽零陽巫陽東陽韶陽郴陽揭陽弋陽屬汝南郡弋山在西北當陽青陽黟陽壽陽麻陽雲陽美陽復陽南陽復山之陽上曲陽屬常山下曲陽屬鉅鹿稒陽屬五原原陽屬雲中

水之北者馮翊之池陽頻陽郃陽沈陽扶風之杜陽河東之大陽大河之南平陽平河之陽大原之晉陽汾陽及河陽洛陽滎陽偪陽渭陽淮陽汶陽濟陽襄陽滏陽漁陽遼陽泗陽伊陽永陽滁陽潮陽灃陽濰陽汧陽洮陽沐陽東郡之濮陽東武陽潁川之潁陽昆陽舞陽汝南之汝陽鮦陽紬陽濯陽滇陽新陽安陽博陽成陽南陽之育陽湼陽堵陽蔡陽筑陽棘陽比陽朝陽湖陽紅陽江夏之西陽廬江之尋陽九江之曲陽濟陰之句陽音鉤句瀆之丘沛

郡之穀陽扶陽漂陽魏郡之繁陽鉅鹿之堂陽清河之清陽涿郡之高陽饒陽范陽勃海之浮陽濟南之般陽朝陽泰山之東平陽東武陽寧陽北海之膠陽東海之開陽曲陽都陽臨淮之射陽蘭陽丹陽之丹陽陵陽溧陽豫章之鄱陽鄡陽桂陽之耒陽桂陽湞陽武陵之無陽辰陽酉陽零陽零陵之洮陽漢中之旬陽沔陽安陽犍為之江陽武陽漢陽金城之枝陽天水之罯陽阿陽安定之涇陽彭陽北地之泥陽上郡之定陽鴈門之沃

陽劇陽上谷之沮陽漁陽之要陽遼西之海陽右北平之夕陽聚陽蒼梧之封陽趙國之易陽膠東之觀陽長沙之益陽已上皆見漢書地理志其水之下必曰在某水之陽合山水之稱陽者百有五六十至陰字則甚少蓋面勢在背自難立國邑耳山之北者唯華陰山陰龜陰蒙陰鶉陰雕陰襄陰水之南者汾陰蕩陰頻陰汝陰舞陰濟陰漢陰晉陰蒲陰湘陰漯陰河陰湖陰江陰淮陰圜陰僅三十而已若樂陽南陽合陽被陽富陽屬泰山者

昌陽建陽屬東海者武陽之類尚多有之莫能知其為山為水也

杜畿李泌董晉

漢建安中河東太守王邑被召郡掾衛固范先請留之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内實與并州高幹通謀曹操選杜畿為太守固等使兵絶陜津數月不得渡畿曰河東有三萬户非皆欲為亂也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

矣遂詭道從郖津度固遂奉之幾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比數十日諸將斬固等首唐貞元初陜虢兵馬使達奚抱暉殺節度使張勸代摠軍務邀求旌節德宗遣李泌往欲以神策軍送之泌請以單騎入上加泌觀察使泌出潼關鄜坊步騎三千布於關外曰奉密詔送公泌寫宣以却之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去城十五里方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城壁之功入城視事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

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抱暉遂亡命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疾病其子迺為兵馬使欲為亂都虞候鄧惟恭執送京師詔以東都留守董晉為節度使惟恭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晉晉既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者言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去城十餘里乃帥諸將出迎晉入仍委以軍政久之惟恭内不自安潛謀作亂

事覺晉悉捕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觀此三者其危至矣杜畿李泌董晉皆以單車入逆城從容妥定其智勇過人如此唐史猶譏晉為懦弛苟安殆不然也是時朝議以晉柔仁多可恐不能集事用汝州刺史陸長源為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初劉玄佐李萬榮鄧惟恭時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謂

之懦弛實為失當晉在汴三年而𦢊長源代之即為軍士所殺向使晉聽用其言汴亂久矣又李泌傳但云拜陜虢觀察使開車道至三門及殺淮西亡兵於赴鎮事畧不書亦失之也

嚴有翼詆坡公

嚴有翼所著藝苑雌黄該洽有識蓋近世博雅之士也然其立說頗務譏詆東坡公予嘗因論玉川子月蝕詩誚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近於蚍蜉撼大木招後人攻

擊如正娛篇中摭其用五十本葱為種薤五十本發丘中郎將為校尉解摸金扁鵲見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為倉公飲上池鄭餘慶烝胡蘆為盧懷謹云如此甚多坡詩所謂抉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葱為薤用校尉為中郎用扁鵲為倉公用餘慶為懷謹不失為名語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案圖索駿規行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謂坡稱大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皆非誅死為無所攷據盧橘篇中謂坡

詠枇杷云盧橘是鄉人為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蒲贊以為信陶隱居之言以為昌陽不曾詳讀本草妄為此說苦荼篇中謂周詩記苦荼為誤用爾雅如皐篇中謂不向如皐閒射雉與左傳杜注不合其誤與江揔暫往如皐路之句同荔枝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愛其體物之工而坡未嘗到閩中不識真荔枝是特火山耳此數者或是或非固未為深失然皆不必爾也最後一篇遂名曰辨坡謂雪詩云飛花又舞謫仙簷李太白本言

送酒即無雪事水底笙歌蛙兩部無笙歌字殊不知拔借花詠雪以鼓吹為笙歌正是妙處坐看青丘吞澤芥青丘已吞雲夢芥用芥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溪蘋可謂工新乃以為出處曾不蔕芥非草芥之芥知白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言又以為老子只云為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論文章其意見亦淺矣

曹馬能收人心

曹操自擊烏桓諸將皆諫既破敵而還科問前諫者衆

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魏伐吳三征各獻計詔問尚書傅嘏嘏曰希賞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司馬師不從三道擊吳軍大敗朝議欲貶出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弟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

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恱討諸葛誕於壽春王基始至圍城未合司馬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遷移依險人心揺蕩於勢大損書奏報聽及壽春平昭遺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心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於制敵擒賊雖古人所述不過是也然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誰任其咎司馬王儀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

欲委罪於狐邪引出斬之此為謬矣操及師昭之姦逆固不待言然用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幷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為之用袁紹不用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罪已謝之不暇乃曰吾不用豐言卒為所笑竟殺之其失國喪師非不幸也

取蜀將帥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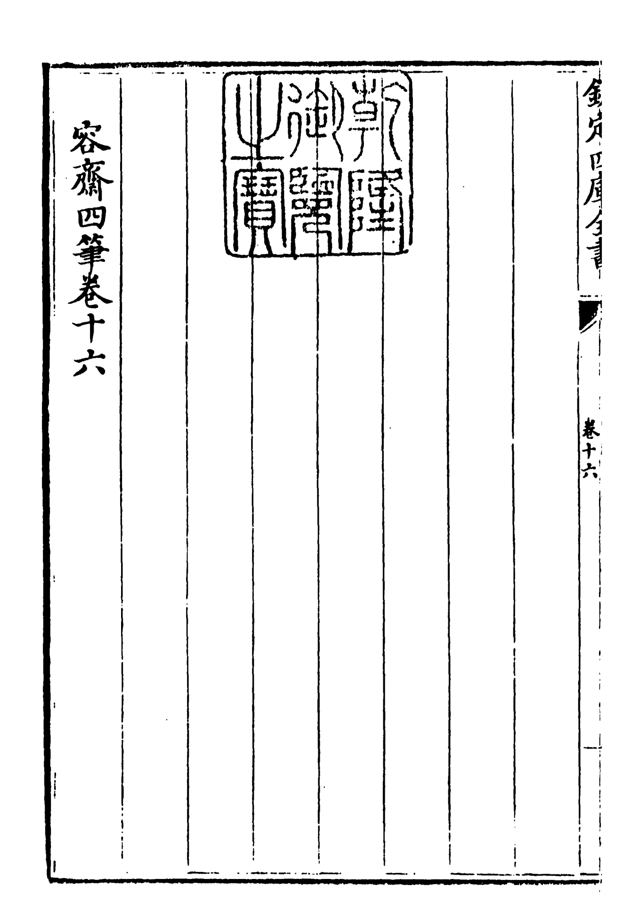
自巴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得儁將帥輒不利至於死

貶漢代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歙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魏伐劉禪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韜康延孝皆死國朝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受黜十年乃復故官

李嶠楊再思

李嶠楊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諛悅保位為世所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為給事中來俊臣陷狄人傑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

等內知其寃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后旨出為潤州司馬然仁傑數人竟賴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資治通鑑不載神龍初要官闕執政以次用其親帬巨源秉筆當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此言自狀其短觀過知仁亦足稱也



容齋四筆卷十六